



6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禘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夏后氏亦禘黃帝

殷人禘殷祖契周人禘義與殷同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諸侯及

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

言禘者四時皆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

祭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禘

祭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祭

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祿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

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主不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魯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祭也 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禘又祭也爲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

廟之祭也 長發大禘也詩嚴

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婦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

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

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群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群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禘祭其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禘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群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禘之詩疑雖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馨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并祀群廟之主其意必謂禘猶並祀群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爲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禘亦大祭而亦有大禘時禘之分則禘何害其爲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群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九四時之間祀也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犬尊其再獻用兩山酋皆用壘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

必自射其牲牲牛也。國語楚語。禘郊不過繭栗。角如繭栗。○同上。王肅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

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禘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亦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

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

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大略雖與禘禮

致哀妻焉亦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室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拊于

姑則弗致也喪小室也同同盟將葬又示以殯過廟家經妻不得

致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二句同禘用致夫人非

禮也趙氏曰識其非時之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

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

魯大夫仲孫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

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

宗廟猶以夏時之五月朔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疏曰魯之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

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九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

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行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

殊失禮意。雜記下。趙氏曰禘木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

夏之仲月為之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禮○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

周公有大勳勞賜魯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

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

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

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過於禘

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魯之川當禘者故以不知答之示

真視同指其掌弟二記夫子言此而曰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

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石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言序昭穆故周禘帝魯以后穆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

楊氏曰禮記之節曰鄭氏以禘祫皆爲魯禮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祫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言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爲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爲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

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爲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曆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爲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禘之禮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也禘而上之及曾祖之所自出曰祫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恐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首不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

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亦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一及於昔帝帝嘗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自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志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所遺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為時祭此綠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為時祭則其失已及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焉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廟制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五也毀廟之主謂乎太祖五年而再

殷祭言壹掃壹祫也師古曰祭之大也祭者毀廟與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

曰王者掃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

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三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

毀親踈之殺示有終也然則曰三廟則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聖有殺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

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三祖禴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祫則時

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敘王服虔曰豐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

王終新土即德盛而游庶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

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

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

毀奔不禘之主也謂下自真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後園廢

三廟廢而為墟故也而為虛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

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

丈廣六尺繡衾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鈿器每大牢

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帝右尸俱俎俎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

祖饜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俎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群

臣陪位者皆舉手助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嬪傳曰起

復位而皇帝上堂盟侍中奉解酒從帝進詣贊享曰嗣曾孫皇帝

敬再拜前上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

子相對也卑知西而坐坐如東與坐贊享曰奉高祖賜齊皇帝起

再拜即席以大字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

危畢群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本實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玄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群廟書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開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統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禘五年再閏天氣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一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禘諦誤昭穆

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年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志及張純傳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子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

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禘殷祭群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爲同或以爲異然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玉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緯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禘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

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禘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樂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禘殷祭群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

禘然其設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甸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盛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丞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本和八年素准曰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商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墀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也水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魯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

大和元帝三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四月月殷此哀皇帝葬周之內

大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月孟秋進用孟

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入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丑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禘之後得

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禘之後得祭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用二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未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

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答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

謚議反初四月為殷祠始謚議曰古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

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既運惟新於此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于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禘經傳經籍不見禘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于時有殷而遷在冬從

記云天子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輕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成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得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明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_以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_以立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_以官也圓立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_以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

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初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立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一不在廟非圓立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_以語稱禘自既灌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_以夏祭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立之禘_以改廢之禘取其禘名_以於宗廟因先言祫_以遂立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_以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問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_以詩_以至於事而折衷猶有未允問以禘祫_以義同王氏禘祭圓立事與鄭同無非問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_以並存並用理有未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_以藏主_以大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畫別_以豎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_以申追遠之情禘祫_以是一祭

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
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為一祭
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
二義禘禘非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
以數則禘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二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
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求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
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
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為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各異議
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禘王禫終此晦來月中
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祫升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群廟自茲以後五
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諸侯
先時後禘此施古為當由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

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
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蒸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
皇帝主雖入廟然丞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教禘宜存古典按禮三
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
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
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
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
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群廟亦三年
乃禘准古禮乃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
待三年終乃後禘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禘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
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
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

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門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群廟之主而食於大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降殺之矣以此斷禘祫且不明哉

按以禘祫為共二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想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矣于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

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

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二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大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三

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璩言有經據遂從之

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禘各目計年不相通數九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義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首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二而邈爲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禘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禘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千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至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初夏禘又曰天子禘禘禘嘗禘烝又曰諸侯禘一禘一禘又曰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辯正又曲爲之說春初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亡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曩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魯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禘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遠至道比來每緣禘禘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禘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暉之裔而以暉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暉而果祖也猶非所曰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諛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桃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勅旨依禮禘禘太祖位于西而東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

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群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大學博士陳京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完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

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祀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朝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

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
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
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而申明其說一曰
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祫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
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
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桃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
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
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
位况於毀瘞而不祫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
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六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廷之

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
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祫祫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
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
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桃去桃爲壇去壇爲
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殤宮春秋非之以爲
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王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
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祫祫也合食則祫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
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
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
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
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祫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

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隆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屈之祭常少者以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之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禘祭太廟近例禘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恭愍太皇太后王氏肅宗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世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湯肅等請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毀立奉議非之議是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禘祫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于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

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為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

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為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

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為常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

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

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

年再未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

武帝兕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發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百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祫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失子奢請，佳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為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矣，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嶷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祫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祫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因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祫廟，奉徇哀情，直據典章，率替為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湏申大祫，以唐禮

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曰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三將行禘祭，依今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迪官學士等議。大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蒸而已。大蒸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上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小等議云：皇初舊禮，因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曰皇朝舊禮，入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

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韓維以為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韓維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此用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宜即祫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祫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意每室必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孫升等八人曰春秋傳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

王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附之文其不當附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祫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祫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

享三也升柎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
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
尊自申而於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
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謂從禮官於是劉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務
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
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王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
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
豈可使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
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
起為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
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內出御札曰
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盛迪嘗之薦深

肅儉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為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
出於假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
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弼
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
獨於宗廟祫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會
今年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
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隆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
言可謂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
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為故事今孟冬
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
祫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
事於是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

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禘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大三年一禘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於不可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朝其失二也神宗熙寧八年大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享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禘禘著為定禮詔恭依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禘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

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禘禘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箇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禘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禘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三月而禘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說以為禘禘之數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禘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禘享耶比年頻禘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古者裸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

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初秋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禘與其禘享更爲時祭國朝必龍襲故常禘禘之月不行時享久未厘正非古之制請每禘禘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至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爲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

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禘禘與禘皆合群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切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與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後延主入室始祖東面繼西南穆面北徒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俟廟制成取旨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九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禘也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禘享議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令曹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

請於享陳許應瑞寶貢物可出而東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
九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禘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
西相向而坐薦豆邊脯醢玉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徒饌之
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
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
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
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
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
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
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
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
于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

享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
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
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禘則如朱子周大禘圖時禘則如朱子周時禘
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面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巡禘享于洪州

紹興二年禘享于温州

更部員外郎董弇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
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禘為重禘大禘小則禘為莫大焉在禮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審諦其所自出謂之禘列群廟而合食
太祖謂之禘一禘一禘循環無窮有國家者未始或廢令戎事方
飭祭祀之禮未暇偏舉然事有遠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示之意
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

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難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謂宜不緩者
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立極居尊達萬世
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右稷
乃若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
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
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
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
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
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
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太袷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
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
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
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

未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
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
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
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
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
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
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
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袷處昭穆之
列識者恨焉臣切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
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
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
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

規規然援右穆為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
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
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禘即廟而享焉是
為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
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
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祖實創業之
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
祔其失自崇寧始為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學
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
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為始
祖耶為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
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攷也臣謹按春秋書成宮僖宮災譏其當

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
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
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也臣切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
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
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
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
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
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群廟列其左右
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禘享朝踐下
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
位於南北後世禘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
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
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

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禘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
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禘享
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
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
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嘗是也商以契爲太
祖嘗爲契所自出故禘嘗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自出故禘嘗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
無禘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禘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
行之春秋書禘嘗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天
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

考之於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
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爲其無毀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所
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
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
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禘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
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
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
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
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
年一禘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
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
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
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

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歲之夾室或謂毀
瘞之或謂遷之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與
聖之廟蓋臯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
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宗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與聖之比
也臣切謂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
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興
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切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
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
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
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
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為穆以公
叔祖類王季武王為昭并太祖后稷為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為七

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為七
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
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宗寧以來增為九世三年一
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為
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為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
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為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
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
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
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
乎大抵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
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
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叙昭穆以別東鄉之尊勿以
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隳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

不順宗廟豐而尊殺神伸而尊廢將得為順乎
謂別廟神主附于祖姑之下宜執扁袒不當別廟惟次陳其邊宜列其鼎俎亦不當別致祝祠但於太極祖姑之下添入別廟附享其皇后某氏於禮為備

淳熙元年詔議於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等詳中言議考前代七廟異官合享則太祖東鄉始得
一正太祖之尊倘禘享之六禘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
者紹興五年董敦復建議乞一禘東鄉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禘享則東鄉得旨下侍從
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議明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
中廖剛安原復王侯劉寧一止胡文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
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旨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
行厘正時臣叔父渙任將此下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据引詩禮正

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
僖順翼宣四位丞禘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
東鄉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
為然即擢董敦復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
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為非不過以徽
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脅制議者而欲禘享虛東
鄉今若稽以六經與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
一禘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
居第一室永為不禘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
為不禘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禘舊禮親盡
而禘四祖神主別議遷禘之所則臣亦嘗攷之附於德明興聖之
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
說而欲禘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

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附天興殿或祇藏大廟西夾室每遇禘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眾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禘享

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禘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

禮詳見天子廟制

孟冬禘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禘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禘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且時日

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至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比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光祿丞位皆稍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宮闈令扶持餽捧腰輿內侍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負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者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二月某日孟冬禘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以罰罪人乃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

宗室於惟宅都禮相坊則於宗學余官無本一日於本司宗室於惟宅都禮相坊則於宗學余官無本

嘉慶明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其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坊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通誦行事陳設除設奉安別廟皇后神主位外並同朝享太帝位並同朝享太位外並同朝享太

別廟神主過大廟

前享一日捧擎腰輿內侍官接衛親事官等立於太廟齋坊享日五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朝內常侍引事禮直官贊者引恭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并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無攝內常侍其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后神主裕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奏訖俛伏興九內常侍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司外帷次東向權奉安接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坐障至

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引詣殿上神帷如儀 省牲器

晨裸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廟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官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帷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九宮闈令薦香燈官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每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六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視及點閱皆升光祿卿還齋所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信祖位以至次位諸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

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終獻禮官入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

上贊羞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擗於柘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

神幄設於座奉神主神幄同於几及殿執笏退後執事位次引宮

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之退復執事位次初殿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

以下於太廟兩門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

主腰廣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

拜內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奏懿節皇后安

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裕享於太廟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

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捲神主升自泰階至

殿上本廟宮闈令捲神主附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

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附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

主之右各設于座奉神主設於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

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

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

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位次引初獻詣

盥洗位北向立擗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擗笏洗瓚拭

瓚若南北向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信祖位尊彝所東向立神御尊彝

所即皆西向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擗笏跪執瓚執彝者舉案太

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若詣北向神位尊彝所

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與詣信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

神位即北向擗笏跪次引奉禮郎擗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

郎奉瓚授初獻初獻瓚以匏裸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

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與先詣順祖神祖前西向

立若此向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

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真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

位徽宗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顯仁皇后

位

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拈香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
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
撤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官闔令闔戶以降乃退
太常載祝版於饋俎祿俎以昨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俎
關拜乃退

